

藝術展覽中的「家、親情、香港」

「家是香港」最近一年成為一種凝聚人心、化解社會內耗與分歧的溫馨口號。在最近一年多以來的藝術展覽中，愈來愈多的藝術作品以各種方式謳歌親情、對香港的本土情懷以及對未來生活的想像。這種將倫理觀念與本地意識相結合的藝術創作手法，愈來愈多地得到了藝術鑒賞人士的好評和讚許。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發財還家過新年》



■藝術巴士



■《福佑香港》



■《大雄與祖母相見》

家、親情、香港是三個相互關聯的價值取向。在如今本土文化意識大為抬頭的情形下，這三個概念有時會同時集中在一件作品中，而一個借代性的隱喻符號來表現創作者心中的家庭場景、親情內涵以及香港風貌。每一個人心中的家、親情和香港都是不同的。但相同的則是，對美好與幸福的追求是藝術家在作品中必然投射的情感灌溉。

家：一種群體的藝術想像

在東方社會，家庭的觀念和社會形態，千百年來幾乎沒有發生太大的變化。無論外在世界發生怎樣的變遷，但是東方社會中的家庭原色和單位則一直按照既有的邏輯在運轉，家庭成員之間的關係也大體上維持了金字塔形的垂直架構。因此，家庭或是家，在東方文化的概念中，往往代表著一種群體觀念。這種群體意識，與「回家」中的「家」字有很大差別，它不是一個地理空間，而是一種群體化的生活景象。因此，藝術家在創作有關家庭的藝術作品時，東方性的作品，往往是描繪或表現一種群體生活場景。這與西方的想像型藝術有很大差別。

位於沙田的香港文化博物館曾經展覽過代表中國傳統手工藝術的版畫。其中一幅名為《發財還家過新年》的作品便是以表現家庭的群體生活為主要內容的。東方社會中的家庭元素或是生活場景，在藝術作品中往往通過一定的借代符號加以表現。在這樣一幅版畫作品中，財與過年便成為了加以渲染家庭氣氛的藝術符號。東方性、中國性的春節，恭喜發財往往成為千百年來的流行語，而這種惹人喜愛的語句，出現頻率最高的時段便是春節。因而，兩相結合，便成為了群體化的家庭生活場景元素。

時代的發展帶來了藝術表現形式的改變。藝術載體也愈來愈多元和豐富。例如，最近幾年在香港掀起的藝術巴士人潮，便成為了一種新的流動藝術形式。參與藝術巴士活動設計的，有很大一部分是來自本港學校的青年學生，他們多用自己的畫筆去展現心中的

家庭圖景。對於未成人而言，和家人一齊乘坐巴士是家常便飯，但當這些學生成為藝術描繪者遠距離審視這種表達形式時，則仍舊有一絲感動。因此，香港的藝術巴士，其家庭圖案也是群體化的描述和勾勒，闔家歡樂依然是創作者心中童心未泯的最高情感探索。從這個意義上說，雖然藝術巴士與版畫藝術是兩種不同時空背景之下的藝術作品，但是它們在展現親情的手法上有很多層面的相同之處。

親情：性別符號的組合

與家庭性質的大家族、群體化構圖模式不同，展現親情的藝術作品則在作品內部的意象關係上顯得較為簡單和明了。這其中不得不提及的是，親情本身是一個抽象的概念，它必須在生活場景中才能夠被體現出來，所以親情內涵的藝術作品，就本質而言，需要的是將親情變成一種跨越不同特質對象的對話語言。因此，親情這種抽象概念在藝術作品中，便成為了兩性對話的內在主題。例如夫妻、母子、父女。雖然親情的表現也可在同一種性別中展現，但是跨越性別的手法則似乎更受歡迎。

曾經在香港佛光緣美術館展出過的陶瓷作品《母子情》便是合乎跨越性別對話的藝術品。雖然在東方社會中，女性似乎處在被統治甚至壓抑的狀態，但是，當性別關係從複雜的社會關係中被解構出來，融匯到親情和家庭關係中的時候，則女性主義的張揚幾乎成為了東方藝術家的必然選擇。東方色彩的女性主義更加看重的是女性的內在之美以及個性張揚的西方女性主義形成了強烈的對比。《母子情》這部作品中的母親，便被母愛精神所放大，成為了

女性特質不斷強化，對作為男性的兒子施以關愛的象徵。

親情的共同性跨越時代，也超越國別，更是不同藝術形式和展覽競相追求的境界。例如，曾經在香港進行過的日本卡通多啦A夢公仔展覽，野比大雄與祖母的會面及哭泣就是親情藝術化的例證。即便是在帶有強烈時代特色的卡通主題作品中，親情也是最能激發感動精神的創作手段。

香港：一種心中想像

當然，香港一語，作為一種藝術想像的空間，在藝術品中的刻畫方式也是多種多樣的。不過，在藝術創作中，「香港」作為一個表現符號，是通過本港的地標和風景來加以實現的。通常，在藝術構圖中，相當多的選取是以維港、中環建築群作為想像空間的。只不過，在不同人、不同形式的藝術作品中，這種想像的表達方式是完全不同的。

曾經在佛光緣美術館展出的畫作《福佑香港》，便是在佛誕日的背景之下，將佛祖的意象與香港的數個不同場景相組合，形成了作者心中對香港的一種情感想像、空間想像甚至是歷史想像。

由此見之，作為華人社會的一分子，香港的藝術展覽也在「家、親情與香港」的基調中不斷定格。有人認為，這或許是一個藝術主題或題材表達上的趨勢，也許將是一種表達方式的再整合。但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這樣的展覽都給參觀者帶來了一種抽象化的具體思索：倫理的情感與現實的空間，往往在藝術的勾連下，會產生最為動人的符號奏鳴。

■《母子情》

九三，已是香港記憶的一部分

九月三日，在中國內地是由全國人大法定的抗戰勝利紀念日；在台灣，則是軍人節，也是秋祭典禮的日子。就節日的起源而言，海峽兩岸均是基於對日抗戰的勝利而確定的節日。1945年的九月三日，日本正式向中國投降，標誌著中國在這場戰爭中取得了最後和徹底的勝利。這個日子成為了華人世界的共同歷史記憶，而在今年，不久前的九月三日，特區政府舉行了隆重活動紀念這一特殊的歷史時刻。九三，也成為了香港記憶的一部分。

如今，提及香港與近現代的中日關係，則不少人首先想到的二戰中香港被日軍攻陷的三年多淪陷歲月。除此之外，似乎沒有太多歷史的痕跡。不過，從兩岸三地的大視角而言，香港與近代以來的中日關係，其實密不可分。如果沒有香港作為一個特殊歷史場域，則中日關係或是中國歷史的走向，或許會改寫。

日本與中國最終走向戰端，與日本的近代化有很大關聯。而日本近代化所需要的科技、人文知識的習得，除了派遣出去的留學生之外，另一個重要的途徑便是香港。當時的香港已經為英國進行殖民統治，成為西方思想與科技集中的地方。不少英文之類的人文與科技類別的文獻和著作，便是由香港進入了日本，再由日本人翻譯為日語。可以說，香港當時不僅僅是中國對外的窗口，某種意義上也是日本與外部世界接觸的窗口和橋樑。

不僅僅是日本當時通過香港獲得西方的各類資訊。連已經處在列強覬覦威脅下的朝鮮王朝，也派人來到香港進行書籍搜集和翻譯。對於長期閉塞的東方國家而言，香港成為了進退有序的一個有力舞台。香港的這種作用甚至到了日本強大之後，也未曾消失，而成為了日本與外部世界的緩衝地帶。例如在甲午戰爭、五四運動等牽涉中國命運的歷史事件中，港英當局

基於現實利益以及英日同盟的考慮，都宣佈保持中立。而日本佔據台灣之後，也曾經派人到香港，學習英國的殖民地統治和管理經驗。

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初是帝國主義爭霸的時代。即便是英國與日本的脆弱同盟，也沒有能夠維持許久，終於在二戰中徹底瓦解，反目成仇。諷刺的是，香港被英國佔據，一個關鍵人物是林則徐，他在中國被視為是民族英雄，以反對英國侵略的形象而為後人稱頌。在英日同盟的時代，日本人特別是日本官方甚少提及林則徐。不過，當日本在二戰中佔領香港之後，林則徐當年的抗英壯舉被一些日本政客和軍人用作宣傳。這對英國是一個巨大的諷刺，但對中國而言，則是另一種形式的傷害。

無論是哪一種歷史解釋，一個客觀事實是：近代到抗戰爆發這一段時



■英軍向港九獨立大隊贈送的榮譽旗



■英軍二戰時期的25磅二型野戰炮

間，中國的聲音顯得非常弱小。香港日佔的三年多歲月，至今被年長的港人視為黑暗時代。如今，九三已經成為了香港記憶的一部分。只不過，這種記憶的書寫，不僅僅是官方，還包括不分年齡的市民大眾。

■文：徐全